

大江汤汤读新河

欧阳明勇

1

湘江自永州而来，汤汤北往长沙以及洞庭湖奔去。进入常宁境内最长江岸线的右岸，就是新河镇。在整个844公里的湘江干流里，新河镇内的江岸线有15公里；在整个湘江94660平方公里流域里，新河镇内有137平方公里。这些数字彰示，在宏大的湘江历史叙事里，新河也许有那么寥若晨星的几帧图像。

老雷是土生土长的新河人，黝黑而干瘦，头发根根笔直。他自嘲说，这是长着湖南人霸蛮的脑壳。老雷说，新河从前叫河洲镇，传说取意自诗经里“在河之洲”。后来，湘江对岸祁东县的小镇也叫河洲镇，右岸这边就改成新河镇了。如今的新河镇由江河乡、新河镇、双坪乡合并而成。

县志记载，洪武三年，设河洲驿。我们湘江两岸每年端午要划龙船比赛的。宁输一禾田，不输一河船。这样划了几百年呢。

地名的更替，往往有历史的机缘。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湘江沿岸地名如繁星般或更替或重叠，又有几个人会真正在意呢？想象每年的端午，湘江上空经过三四月的密集雨季，阳光变得透亮而干净。一队队短衣打扮的汉子，抬起一艘购自汨罗的龙船，在鞭炮声中恭敬地把龙船请下河。来自汨罗的师傅，用仿佛带有屈原诗歌古音的腔调，教导他们如何整齐划一地划船。汉子们肌肉鼓起，大声吆喝，划桨与鼓点谐和，以湘江滔滔江水为媒介，竞渡他们朴实意识里深藏的精气神。

2

说起自己的姓氏，老雷还颇得意：族谱上记载，明初洪武年间，雷、刘、张、颜、莫、邹、王、易、贺十个姓氏的人沿湘江而来，在河洲驿登岸，插标圈地，繁衍生息。

雷姓是大姓。当地有谚语说：“河洲的雷打不得。”说的就是雷姓人多势众，不能轻易去招惹。

老雷告诉我们，新河自古商贸发达，赶圩设场繁荣。从前老街口有副对联，写着“圩逢三六九，场设上下中”。就是我们老雷家的秀才写的。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在3D地图上，新河如同一个跳跃的鱼状，那是常宁的西大门。常宁第一条通往高速公路的大桥，就在湘江那蓝色的线头之上。作为繁华的交通要道，新河在大革命时代，也有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老人们还记得，在新河老街的南杂店和学校里，活跃着地下党员。相时村至今保留着1926年的常宁县第六区胡家冲乡农民协会旧址。新河至今有4.5万村民，沿着湘江，依着宜水，枕着温水栖息和生活。他们在石畔、五星、清阁塘、江堡、塘头、瑞湖、柏洲、清泉、新喜、湖关、茶山，在紫色页岩贫瘠的山丘田壑，种上夏橙、甜橙、西瓜、香瓜等瓜果。他们带着农耕时代的坚强，如水稻一样，竭力在合适的田地里生长。

老雷告诉我们一个老辈人口口相传的谚语：“凉山坳，凉山坳，金银十八窖；上至珠江口，下平栋树坳；若是得一窖，买得湖南到。”凉山坳、珠江口、栋树坳，都是当地湘江边的老地名。

也许是真的。老雷放低声音说。

3

秋天来临，湘江吹来的风透着新鲜的腥味。这是吃江鲜的时节。有个朋友从远方来。为尽地主之谊，我们从县城开车十多分钟，到新河大街上吃一碗江鱼米粉。我问了经常野钓的朋友，哪家鱼粉地道。他们经常在湘江比试野钓技艺，自从1993年在下游险滩处修建了近尾洲水电站后，湘江水深沉缓慢，鱼也藏得更深，更需要技术。钓鱼的人说。

暗处的光亮——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谊书城，无意间看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说来惭愧，这本书我闻名久矣，却一直没有拜读过，于是就将它买了下来。回到宿舍后，我开始阅读，很快就被里面的精彩故事吸引了，复杂的矛盾纠葛、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孙少平读书时代的贫穷和窘迫、孙少安的淳朴与勤劳、田润叶的美丽与善良、金波的草原恋歌爱情、贺秀莲的悲苦命运……包罗万象，各有特色，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感人。

那一刻，我看到了黑暗中的光亮。我努力发现自己的擅长之处，期待找到一个突破口。最终我发现，我对文字比较敏感，似乎可以写作。这时候，我才了解到安子、王十月、周崇贤、曾楚桥等打工作家通过写作改写命运的事迹。看着他们的成功事迹，我内心是一阵强烈的震撼：安子，自学成才，既是老板又是作家，被誉为“中国一等打工妹”；王十月，初中生，获得鲁迅文学奖，现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周崇贤，红透南国半边天，获过广东最高文学奖项——新人新作奖，并当上了佛山学院院长。原来写作也可以改变命运！

从此，阅读和写作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全部，我不断地写，写打工感想，写打工经历。当我写作几个月还没发表的

鱼粉里的鱼，应该是近几天湘江里捞上来的。美食家说，鱼要吃跳。鱼肉切成块状。然后热锅冷油，青椒红椒，葱姜蒜翻炒，接着是鱼肉入锅，放上冷水，盖上锅盖。等一会儿，就是奶白喷香的江鱼鲜汤。碗里放着烫好的当地米粉。滚烫的鱼汤冲进碗里，鱼的鲜味渗入韧性的米粉中，各种形态的食物在碗里交糅。这碗米粉，有乡野里的豪迈和江水里的柔情。朋友先喝口滚汤，再唆一口粉，然后点头说，对，是湘江的味道！

4

温水入湘江，在湘江中有两个岛：上浯洲、下浯洲。上浯洲岛长约千米，宽约五百米。县人王万莹写诗道：“湘江之水清且涟，湘江之岸绿芊芊，夜寒浅泊无人处，隔溪风打鲈鱼船。”上浯洲原是一个村落，因为颇有旅游价值，有人开发成旅游餐饮。后又因为资金链断了，浯洲岛现只留下荷花池和大片的树木和木屋，让人顿生“芳草萋萋鹦鹉洲”感慨。温水的塘头，有个1961年建的九拱石桥，是县级文物，也是摄影家捕捉光影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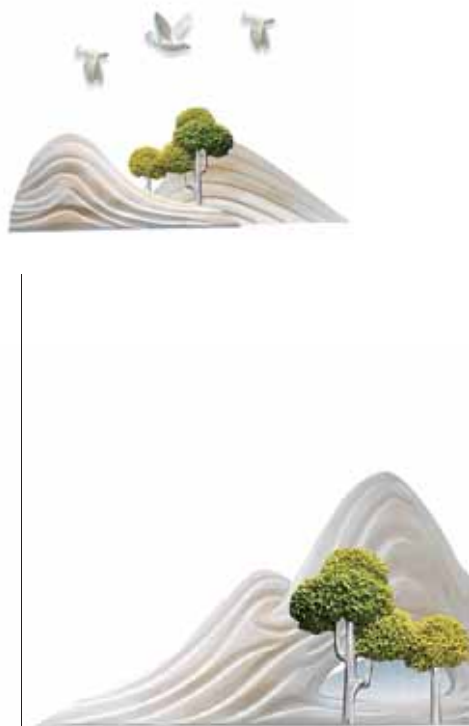
中午的全鱼宴，号称“一鱼七味”或“一鱼九味”。他们一般选十多斤的大鱼，分成鱼肉、鱼头、鱼皮、鱼肠，鱼肉可以分为煮、煎、炸，还可以腌成鱼酢。鱼内脏可以配上当地红薯粉，做成当地一种叫做“哈米”的糊糊。鱼酢是将新鲜鱼肉用当地的米酒又叫湖之酒先腌好，放上食盐配料，然后像泡菜一样放进陶坛。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时间的魔术师会让鱼肉在酒和佐料的作用下，化学反应成另一种紧致而新鲜的味道。鱼酢出坛后，有人配上辣椒粉和佐料，再蘸上当地特有的豆油，成为当地餐桌佳肴。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味觉的奇妙旅行。据说这些菜肴的做法，都是老祖宗传下来，其中珍藏着湘江流域原住民最原始的时间记忆。

邹贤中

时候，当我没有信心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起《平凡的世界》，想起主人公的苦难辉煌，我就有了继续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半年之后，我在《大鹏湾》发表了处女作，一篇400字的豆腐块。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极大的鼓舞，我只差点没跳起来告诉全世界：我发表文章了！从此，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虽然我的文学起点很低，但是我很努力，一直在缪斯的圣殿外擂门不止，希望有一天芝麻能开门。这些年来，我笔耕不辍，在《作品》《奔流》《美文》《躬耕》《芳草·潮》《东方剑》《前卫文学》《延安文学》《作家天地》《青年文学家》等刊物发表百万余字，有作品入选多省市中考模拟试卷。因为创作的原因，我受到了社会的关注，被评为坪山区“十佳市民”等荣誉，并得到广东省作协和湖南省作协扶持，先后在2013年广东省网络作家高研班、《作品》90后作者培训班、毛泽东文学院第十六期中青年作家班深造。因为写作，我也跳出了工厂，改变了命运。

我会咀嚼《平凡的世界》中“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句至理名言，继续努力，让这束光亮照耀我前进！



有的人(外两首)

马 里

有的人的言论
像繁花朵朵
就是不见果子

有的人的话语
掉在地下
就是一遍金黄

有的人干脆沉默
像无花果
一旦出现
便沉甸甸的

踢皮球

阳光下
一群少年
在做着踢皮球的游戏

似乎那球是个带刺的东西
他们拼命争抢却不占有
而是用触碰的方式
旋即传给了别人

方式呈现性格
有的凶狠霸道
有的圆滑世故
这些我曾见过
却想不起究竟是谁

忽然想起一个人

在寒冷的冬天
用冷水洗澡
那青春肌肤上的热气
多么像一个伟人

我们学的是哲学
他常常模仿马克思的口吻
说着纯而又纯的理论
令众人羞愧
好像离开了红尘

后来毕业
他被生活死缠烂打
慢慢地屈服了
从一种幻想走向另一种虚无
整天在佛堆里游弋
似乎在寻找一条什么门